



乔叶——著

我是真的 热爱你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经典文学

Classical

人性的风景——层层展开

乔叶——著

我是真的 热爱你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真的热爱你/乔叶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411-4842-2

I. ①我… II. ①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3869 号

WO SHI ZHEN DE RE AI NI

我是真的热爱你

乔叶 著

责任编辑 张亮亮 周 轶
责任审校 蓝 海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42-2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我是真的热爱你	1
修订版后记	413

第一章

1

那是一个混沌的夜晚，一个模糊的夜晚，一个没有清晰记忆的夜晚，一个没有真切感觉的夜晚。然而冷红知道，那样的夜晚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那个夜晚是多么不堪回首的朦胧和怎样不能言喻的暧昧，她都不可能忘记那个夜晚。

那个夜晚。是的，那是个夜晚。

2

在一千多口人的大青庄，冷家不仅是姓氏听起来最冷的一户人家，同时也是人丁最冷的一户人家。合村人只要一说起冷家，几乎从来没有人喊过名字。“老冷”“冷叔”“冷婶”“冷家那大闺女”“冷家那小闺女”“冷家那双胞胎”……这样粗略的指认全凭着冷家在大青庄独一无二的姓氏而不用担心出错。以至于很长时间内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他们一家四口的名字。这种状况在冷红和

冷紫上学之后稍有改观。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她们的班主任笑着说：冷红，冷紫，你们俩的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们家太冷了，所以就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够大红大紫地热闹一下？

不是。冷紫说。

为什么？

我想，爸爸妈妈肯定不只是让我们来热闹一下，而是希望我们将来好好学习，长大了有出息。

我不觉得。冷红说：我想他们可能只是想着这两个名字好记，又经常连在一起用，正适合我们姊妹俩吧。

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干吗不叫咱们冷花冷叶？冷紫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睛。

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起个名字就啥都有了，那咱们班的张统宇将来就一定能够统一宇宙了？

看着姊妹俩争吵起来的可爱模样，班主任不由得笑了起来。她拍了拍姊妹俩的肩膀：家长给你们起什么名字，不一定就是让你们必须成为什么人，而只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愿望。比如薛小敏，就是希望她机灵敏捷，刘壮，就是希望他健健康康的，这些都是希望，希望和现实之间常常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很有可能变成现实，懂不懂？

懂。冷紫点点头：比如说我考了九十分，我的目标却是一百分。那一百分就是希望。我下次多考十分就行了。

班主任赞许地看看冷紫，又看看冷红：冷红，你有什么希望，也说来听听。

我不说。

为什么？

嘴里吐字都会讲，若要去为难断肠。冷红说：说有什么用？

谁告诉你的？班主任惊讶极了。

我妈。

面对着姊妹两个，班主任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只是此后逢人便讲：冷家这两个丫头，不简单！

可是，无论两个女儿怎么聪明漂亮，冷裕德在世的时候，总是有些不足意。他从来没有把两个女儿的同时降生看作是老天格外的眷顾，相反，在他的心思深处，还浓浓地埋藏着一丝因一窝生出两个女儿而被淹没的自卑感。要是两个儿子就好了，或者有一个儿子也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念叨过。那年九月的深夜，当乡卫生院的医生大汗淋漓地从手术室走出来，对他说“你媳妇产宫受创十分严重，再也不能生育”的时候，他一下子便瘫软在了地上。天要塌下来了。我要断子绝孙了。本来在大青庄就无依无靠的，这下子更抬不起头了。没有了香火苗儿啊。没有了顶梁柱啊。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他就这样傻傻地哭诉着，在刚刚种进麦子的地里待了一夜。几天之后，他默默地用架子车把妻子和两个女儿拉回了家。

哎，老冷，看不出来，你可真能干啊，一箭双雕啊。

这个法子也挺省事儿的，传授传授经验吧。

老冷那东西我也见过，没有啥出奇的呀，这是咋回事儿呢？

.....

不断有人和冷裕德开这种玩笑，冷裕德从来不搭腔。他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从不闲着。地里的活儿一忙完他就想法子去挣别的门路的钱。他沿街走巷地卖过冰棍，灰头土脸地给建筑队做过搬砖提泥的小工，农忙时给人家当过麦客，还不时地跟着四周村里有汽车或小四轮的人家出去拉土方和沙石，赚一点儿微薄的装卸费。作为这个家庭的唯一男人，他尽心尽力地为这个家挣着每一

分钱，用最笨拙的方式养活着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两个像花一样悄悄成长起来的女儿。他在自悲自叹中慢慢认了命，也在清贫的生活中享受着妻女们用自己的方式带给他的安慰和快乐。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跟邻村的一个车主到山里的一个小窑厂去拉煤。煤价比平日低了一些，车却比平日里装得还要满，车主一时高兴，就买了二两散装白酒下饭。酒不多，但是特别冲。车主喝完酒就要开车，冷裕德嗫嚅着劝道：是不是歇会儿再走，还得过清水涧呢。车主睨着眼呵斥道：你真是个老鼠胆！这条路跑多少遍了？闭着眼我也能绕过它的八百个坎儿！小小一个清水涧还值得一提吗？你就龟缩着头只管上吧，亏你还是个一下子操出俩孩子的男人！要是我让你少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一个人！

冷裕德没有再开腔。他默默地把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空编织袋铺在了煤车顶上，然后，又默默地坐了上去。

车主果然实现了他的承诺：没有让冷裕德少一根汗毛——让他丢了整个的命。他自己也不再是一个人，而变成了一个鬼。当超重的煤车在清水涧那条险峻的山路上醉醺醺地撞到了左边的石壁上又在巨大的反作用力中弹跌到右边的石崖下时，他和冷裕德一样，除了短暂的惊呼和喷涌的鲜血，之后，就是永远的沉寂。

因为纯属酒后驾车，责任自负，所以没有任何的钱款补偿。车主家虽然条件很好，但是认为自家人车两失，受损更为惨重，所以坚持拒绝付给冷家一分钱。冷妈妈拖着病恹恹的身体跑了几趟乡司法所，听到的说法是跨地域纠纷，调解起来很麻烦，要打官司的话呢就更麻烦，费心费力不说，等讨出结果恐怕要到猴年马月了。她终是知趣地灭了这个念头，取出所有的积蓄，领着冷红和冷紫勉强把丧事办了，便病重不起。两个正上高二的十八岁

女孩面对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生存情境，开始了她们的抉择。

3

小纸团是冷红写的。

纸是她们平常用的作业本上的那种纸，起着淡红的横格子，纸质略微有些脆，但是奶色的白和水色的红搭在一起却使纸显得很柔和，仿佛上面刚刚润了一层雨，有一种令人疼惜的温婉。

姐，你先。冷紫说。

你小，当然你先。冷红的口气不容置疑。

那对你不公平。冷紫看了姐姐一眼。

我先抓对你不也是不公平么？

静寂的屋里，只有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无关忧喜。

好了，抓吧。冷红说。

可是，姐，这对你太不……冷紫又回到了原来的圈子里。

你烦不烦哪？冷红控制不住地发起火来：公平？什么是公平？这两个字对我们没有意义。她说。她忽然觉得十分疲惫。现在，她不想和任何人争执和探讨任何问题——尤其是公平。是的，这个世界对她太不公平，对她的妹妹、母亲和父亲都一样的不公平。以前她也感到过不公平，不过那种感觉只如小牙签在皮肤上划过的浅浅的痕，疼，但不彻骨。而现在，这只牙签忽然成长为一把锋利的大刀，以一种意识不到的方式深深插进了她的身体，让她疼得反而失去了感觉。

反正我不抓。冷紫说：要抓你先抓。

我还是你姐姐么？冷红的表情严峻起来。

冷紫不作声。

要你抓你就抓。其实谁先抓都一样，谁都不能一手抓两个。冷红放缓了语气，笑了笑：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占先了，所以抓阄上我得让一让你。这只是个姿态问题，并不会影响我的运气。跟我们家碰到的其他事情相比，也许这件事情还是最公平的呢。

冷紫没有被冷红的幽默感染。她忽然明白，某些幽默的本质，其实往往饱含着泪水。

两个小纸团静静地待在桌子上，看起来很乖。它们原本可以安安生生地住在本子里，等待着被写上数学方程、英文字母、化学元素、物理公式，或者是她们姊妹俩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作文。但是，刹那间，它们就这么被刺啦一声从原来的轨迹中撕扯了出来，又被不知名的手掌揉成了团，惊慌地开始了另外一种与往日截然不同的生活。

就像她和她的姐姐。

在朦胧的泪光中，冷紫终于伸出了手。

第二章

1

星苑市长途汽车站紧邻着星苑市火车站。和中国所有大城市的火车站一样，星苑市火车站分布着密集的摊贩，涌动着黏稠的人流，候车室内外和出站口附近，照例撒播着举着各种牌子的人。有介绍餐馆旅店的，有推销地图的，有出售各种小东西的，也有为直达某地的长途汽车揽客的。灰尘和烟雾，咳嗽和喧哗，红黄白黑的面孔，千姿百态的装扮，城镇乡村的来源，五湖四海的去处……乍一看，似乎永远在变化着。可是，定定神，再一看，像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尤其是那些附着火车站生活的人。简直就像是一群群虱卵，天然地衍生在脏乱的发窝里。

冷红远远地站在那里，有点儿胆怯。她也是很早以前听父亲说过火车站有招工的人。可是到底没有来过，她心里没底儿。犹豫了好一会儿，她看准一个相貌清纯的姑娘，走了过去。

喂，小妹妹，是来找工作吗？那个姑娘笑意盈盈。

冷红点点头。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早早自立才好。我就是星苑大学的学

生，趁着没课来打工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可以介绍我去吗？冷红迫不及待地问。

当然可以。那个姑娘抿嘴一笑：不过，可能还有更适合你的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那儿供你选择的机会更多。她低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唰唰地签上了一个名字，递给冷红：拿着这张卡，照着这个地址去找就行。这家职业介绍所和我是老关系，会照顾你的。

那，你要多少介绍费？

姑娘上下打量了冷红一眼，又笑了：年轻人之间互相帮一个忙，收什么钱呀。我不收钱。

冷红一边道谢一边离开。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卡片，上面写着“心连心职业介绍所”。七拐八拐地找了很久，冷红才在一个小巷里找到了这家职业介绍所。它的门面很小，在高楼林立的火车站周围，简直就像是长满参天大树的森林里躲藏着一个小小的鸟巢。

姑娘，是来找工作的吧？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妈接待了冷红：来，快坐下，落落汗儿，喝口水。一边又从脸盆架上取下一条毛巾给冷红擦脸：吃过中午饭了吗？

还没呢。

大妈马上拿出一包方便面给冷红泡上：姑娘，一个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这可是本钱哪。

冷红心里涌出一股暖流。要是早就出来就好了。她想。

如今这世道难，找个合适的工作可不容易啊。好在我这儿倒也有几个挑头儿。大妈说着找出一堆资料：这不，星圆大酒店招收服务员，包吃包住，一月三百。不过服务员常加夜班，肯定会

辛苦点儿。隆福打字社招收打字员，包吃包住，一月三百五。这活儿也行。就是时间长了就把眼睛熬坏了。五星百货店也招收售货员，不包吃不包住，一月四百元，这活儿比起来算是舒服的了。

这么多活儿呀。冷红发出了天真的惊叹。

手里要没有几个茬儿，也敢叫职业介绍所？我们这行也像是月老一样，得握着一把红绳，才能把人和事拴在一块儿，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冷红不住地点头。忍不住也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可是，我妈有病，我还得照顾她。我可能得常回家，不知道这些单位会不会准假……

真是个孝顺姑娘哪。大妈点点头：这样吧。你先去这些地方试试，要是都不满意，就来给大妈写广告。一份两角钱。在这儿写也行，在家里写好给我拿来也行。

谢谢大妈。冷红简直想给这个满面笑容的大妈鞠一躬。她在心里快速地算了算，一天要是加班加点，怎么着也能写上五十份广告，五十份广告就是十块钱呢。一月下来能挣三百块，这可真不少。

甭客气，先挑挑吧。想去哪个地方？大妈晃着单子。却并不往桌上放。

我仔细看看行吗？冷红被她晃得眼花缭乱。

行啊。大妈拿着单子的手往后抽了抽：不过，话说回来，姑娘，我也是给你人家干活儿的。介绍工作我可以为你上上心，但是你也得交点介绍费。

多少？冷红的情绪有点儿降温。

按规定是一百。大妈看你挺不容易的。该我的那份提成我也

就不要了。就收你七十吧。

冷红犹豫了一下。七十元几乎是她家半年的油盐酱醋钱呢。可是，要得到就要先付出，等找到了工作，有多少七十元挣不来呢？她一边给自己吃着定心丸，一边递上口袋里唯一的一张百元大钞。

没有零钱啊？

零钱不够。冷红说着，还是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口袋。突然，她摸到了火车站那个姑娘给的卡片。刚才，一和大妈搭话，她把这张卡片给忘了。如果拿出这张卡片，是不是会更优惠呢？她把那张卡片掏了出来：大妈，这是火车站一位大姐给的，她说她介绍的可以更优惠些……

我不是已经给你优惠了吗？大妈面色不悦地接过那张卡片，随手塞进抽屉里，然后找给冷红二十元钱。

冷红点了点。没错，是两张薄薄的票子，二十元。

大妈，不是说好七十吗？

哎哟，你不给我这张卡片就是七十，给了这张卡片就是八十，不明白了吧。看到冷红愣着神儿，她哂笑：你以为她会白给你这份人情啊。这是她给我们留做提成的证据，凭着这一张卡片，我们还得再给人家十块钱回扣呢。

那她不是星苑大学的学生？冷红觉得越来越不妙了。

大妈大笑起来：她的身份都变一百遍了。我怎么能搞清楚？不过有一点儿我可清楚，她的话十句里有十五句是假的，多出的五句是那十句里生的！

可……

可什么呀，别啰唆了，快去吧。大妈塞给她两张单子：去晚了，人家都下班了。

这两张单子，一张是某个地方的保健品推销员，一个是某个

私营幼儿园的保育员。冷红找到地方才知道，那家保健品公司因生意不好，关门已经有一年多了。而那家幼儿园则因道路扩建正在拆迁。

姑娘，你受骗了。每天都有受骗的人来找工作。一个闲坐的老太太对冷红说。

冷红一句话也没说。她涨红着脸，再次回到那家“心连心职业介绍所”，向大妈陈述了自己的经过。

我们已经尽力了。一般我们只给一个人两次机会。大妈冷着脸，像换了一个人。

可是，你给我的是什么机会啊。

你说我给你的是什么机会?! 大妈叉着腰，一蹦老高。冷红觉得她简直是在变魔术，一下子便由观音菩萨变成了老妖婆。

冷红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又给你洗脸又给你做饭还给你优惠了价钱，你还想怎么样? 大妈乘胜追击，振振有词。

我，我要去告你们。冷红说。

哎哟，那我可要给你吓死了。大妈冷笑。

谁? 谁在这里捣乱? 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拉开间门，走出来。冷红扭头就走，眼泪流出来。喂，你站住! 大块头的声音从后面跟上来。冷红连忙飞跑起来，大块头噔噔几步便追上了她。

你想干什么? 冷红紧贴住墙，心想他要是敢动自己一指头就和他拼命。

你还想不想找工作了?

不想了。

看你长得满招人疼的，告诉你吧。大块头说：要是你愿意，就来我们这儿干。像火车站那个揽客的丫头一样，她在东出站

口，你在西出站口，一人把一边儿，正好。待遇呢和她一样。基本工资一百，每拉到一个有油水的，就给你十块钱提成。

我不去骗人。冷红说。自己在他们眼里就属于那种有油水的吧。她想。

骗人？大块头笑起来：现在是经济时代，能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再饿你两天，别说骗人，只怕你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反正我不干。

不干就快走，别在这儿晃悠，你这么个惹眼模样儿，要是让人贩子盯上给卖了，那就可惜了。大块头又下狠劲儿盯了她两眼：我是个大善人，才会这么提醒你。

冷红逃命似的奔出来，见路就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她忽然听到一声尖利的摩托车喇叭响，然后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断喝：找死哪，你不要命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她茫茫然地向前走着，走了许久，才想起自己该回家了。可是她已经找不到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了。

冷红走到一个公厕里，用冷水冲了冲脸，打起精神，问了路，慢慢地走着。路过一家漂白粉厂时，她蓦然看见了两个字：招工。便鬼使神差地又走了进去，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像是一个干部。她问冷红来干什么。

我来找工作。冷红说。

女干部问了冷红一些基本情况，看了她的身份证，然后递给冷红一张表，让冷红填了。又给了冷红一张粉红色的单子，冷红瞄了一眼，瞪大了眼睛她觉得这简直像是在做游戏：这，就行了？

那可不？还要怎的？女干部笑道：只不过上班要过两天。现在库房正在扩建，还没完工呢。

那，我收完麦子再来上班，行吗？

行。反正咱们这儿常年都缺人手。到时候你只要拿着这张通知单来就行了。女干部犹豫了一下，又说：这么好的模样，只怕你在这儿干不长。

这活儿……毁容吗？冷红摸了摸脸。

毁容倒不至于。就是太苦，你来了就知道了。女干部让冷红的话给逗乐了：还有，咱们这里的工作都是临时的，没有底薪。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

底薪？冷红没听明白。

就是基本工资。女干部说：这里都是计件儿工资，干多少得多少。要是没干，就一分钱也没有。

冷红想起了刚才职业介绍所那个大块头对她说过的“基本工资一百”的话，明白了。她笑了笑，点点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知道提也没用，也觉得没道理去提。不干活当然没有道理拿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病了，谁会给他什么底薪呢？就是他地里让草长荒了，那土地承包费只怕也得自己往外拿。

坐到公共汽车上，她还是不太敢看那张单子。用诗上的话说，虽然今天的经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她还是觉得这个结局有点儿不真实。而且，即使真实，她也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现在她已经知道，有太多的事情会发生在她的逻辑之外。

那张盖了红章的单子上是这样写的：

通 知

经审核，我厂同意接收冷红同志为我厂临时工，从即日起即可上班。

宏达漂白粉厂